

# 李家山随想

□ 本报记者 梁瑜

风清气爽的时节,我再次前往临县李家山拜谒晋人行商祖祇。这座被称为黄河民居奇观的小村落,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而享誉海内,流连其中徜徉内外,我又一次被一种古朴的典雅和萧索深深震撼了。

李家山村像一只展翅的凤凰,村北凤凰山为“凤首”,中间向南突出部分为“凤身”,“凤身”两侧两道沟为“两翼”,整个村落分布在“凤身”和“两翼”地带。从山底到山顶,依七十度山坡层叠建造的院落,呈阶梯式分布,最多叠置十一层,层次分明,错落有致,犹如一幅凝固的立体画卷。

清咸丰三年,太平天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长江流域,清廷在南京城外修筑江南大营和江北营,围剿太平天国政权。江北大营钦差琦善的帐下,有一名叫雷以减的帮办,他首先在扬州创设厘金制度,为清军筹饷。第二年,胜保奏准清廷,在全省均设厘局,征收厘金。咸丰九年(1859),山西筹总局成立,总理抽收省内的行商坐贾百货厘金和药料税银,并在省内设立总卡七处。就从这时起,地处临县南端,据李家山三里的碛口,由一个小镇变为贸易商频繁来往的关隘之地。

碛口以其水旱码头得天独厚的条件,发展商贸,积累资本,设卡的当年,就有大批的粮、油、食盐、棉布、茶叶、皮毛、药料等物品通过碛口卡。据碛口镇上黑龙庙碑文记载:道光二十七年(1847)时,全镇有商业店铺60余家;到民国5年(1916),达到369家规模。往来于碛口码头的船只每天达150余艘,商贾、骡马、驼队难以计数。

碛口镇的黑龙庙门前,有一副道光年间永宁知州王继贤写的对联“物阜民熙小都会,河声岳色大文章”,盛赞当年碛口镇上水马龙、舟行驼载、店铺林立、商业繁荣的兴旺气象。晚清时,京、津、沪的大商贾们只知山西有个碛口镇,却不知道碛口所属的临县城。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,碛口的商业资本增多,有雄厚财力的商人增加,在偏僻的黄土沟壑间,兴建了以李家山民居为代表的一座座清代院落。

我徜徉在李家山村中,这里的建筑结构

甬道相连,布局严密,屋宇厚实,整齐。关起门来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个院落,院与院之间小门相通,相互联系也非常方便。建筑多为清代修建,风格是崖式建筑,每一处院子里,厨房、马棚、柴房、厕所一应俱全。有一处四层的院落,因地制宜,梯形结构,逐层退后,逐层升高。正房三孔砖窑,窑前整齐宽大的檐子向前探伸,并与左右厢房的檐头连为一体,当地人称“三合头”建筑。雨雪天气里,院中人走动檐下,不湿鞋,不滑脚,这是种比较典型的黄土风情建筑。在这样的建筑群中,两柱一间的门楼、木雕彩绘垂花门比比皆是。

最著名的有西财主李德峰宅院群、东财主李登祥窑院群,以“明柱厦檐高台四合院”为主,每一座院落房、厅、堂、厦、窑、照壁等应有尽有,均以水磨砖对缝砌筑,砖雕、木雕、石雕、匾额散布其中。

李家山院落集中了清代以来民间家居之巍巍大观,据史料记载,明成化年间,在碛口经商的李氏按不允许携带家眷的商业行规定,将家属居住地选择在四面环山,西眺黄河的李家山,旨在保护家属和家族产业。李氏宗谱记载“此屯系良庚庚向,东山月出中格穴也,毋透迤者恐丑寅气入也,富而且贵龙之应……”。

单从宅院的陈设便可想见当日李氏族人生活之奢华,往来车马之喧嚣。可穿越积满尘埃的历史篱笆回到现实,今天的黄河行商又岂复当初的光彩夺目。背系包裹,赶着驼队,星夜兼程的黄河商帮历经兴盛,从世界性的龙头老大,到上世纪中叶被毫不留情地摒弃出局,只剩残存的后代子孙在思忖着如何东山再起,怎能不给人以深深的思索?

明清之际以黄河渡口商人为代表的商贸金融先驱们,以一种玩命苦干的“狠劲”终成霸业,创造了罕见的商界辉煌,那么今日他们的子孙假如不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、经营机制欠缺灵活等等,便是这一商界奇迹一点点暗淡、消亡的根本原因。

时代的大潮起起落落,我不禁想起了今日在海内外大市场纵横捭阖、应付裕如的浙江商人。感觉中浙商与传统北方商人风格不

同,属于一种带有灵气的经营类型。浙江江风委婉,经商之风由来已久,早年间浙商大多是以贩卖土特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,只要能赚钱,哪怕是微薄的利润,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埋头苦干。

随着近代工商业的演进,兴旺的浙商又能因时而变,积极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商业思想和商业理念,领先开设现代银行,开设金融公司;还有一大经营优势也被商圈所公认,他们能识会道,在商场往往能左右逢源。浙江商人还可利用口岸开放在东南沿海随意闯荡,一步步涉足现代娱乐业、百货业、IT业、互联网电商,占尽风气之先,这也是老派商人所不能比拟的。

斜阳西下,归途之上,回眸李家山,建筑与山体完美结合,人居环境与自然相连。之字形村道条石砌楼、块石铺面,连结穿插、绕拐延伸,如带系结、如脉通络。整个村落背靠良山、两翼相护,四周黄土山体环绕,藏风纳气,仿佛脱离尘世的世外桃源。极目远眺,只见黄河滔滔,流水潺潺,古老的碛口镇尽收眼底。水、山、镇、庙在黄河峡谷之间相映成趣。

曾经物阜民熙小都会,何时再谱河岳声色大文章?知耻而后勇,今天的李家山后人、黄河商人如何才能不断新陈代谢,吐故纳新?所谓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,今日的创业者称得上是生逢其时,从那些锐意改革、推陈出新的古渡老字号实践看,唯有适应新市场需求、增强自身竞争能力,探索新的经营思路,才是黄河子孙们历尽完结而不灭,浴烈火而重生的不二法门。



## 岚县的槭树

□ 贾国勇

若不是东河公园里红红火火的槭树,我差一点就要与岚县的风情擦肩而过了。

杜审言在《经行岚州》诗中言,“北地春光晚,边城气候寒。往来花不发,新旧雪仍残。”和我居住的郑州市相比,海拔1154米的岚县确实“气候寒”。从岚县大酒店出来的时候,一阵秋风扑面而来,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,顿生回酒店避寒之意。也就是这个时候,我看到了路对面东河公园内的槭树,如火如荼,璀璨着这个寒冷的秋天,吸引着我这个远方游子,不由得挪动脚步向她走去。

因为有了槭树,这才是一个美丽的清晨。站在黄榆线公路向下看时,东河公园层林尽染。不仅仅是槭树,如椿树,如白杨树,还有健身广场边的那棵银杏树,全部披上了金装。同样,还有披了金装的南天竹不失时机地出现。不仅仅在岚县的东河公园,在任何一个个城市的公园里,秋日里的南天竹总会倍加妖娆;沿黄榆线公路南望,可以看到靠近公园一侧的路肩上槭树簇簇,红叶烂漫。在南方的城市,有很多槭树园,里面种植了很多的槭树,说是因情造景,营造了浪漫的情调。这里的槭树却没有这么多的说道,而是随意地种植,不仅仅用作公园的点缀,也用于公路降尘,还有社区内为群众遮荫,“满目槭树入眼来”,给人目不暇接的感受,犹如置身在槭树的世界,满树的喧哗变幻成了人间欢乐。

这是一条非常神奇的河水,和黄榆线并行来到岚县,最后汇入岚河。却串起了东河公园、懿河公园和裕丰湿地公园,如三只明珠在岚县的东部闪亮。在河畔的槭树下面还开放着许许多多的小花,尽管是秋天,依然灿烂。红色的天竺葵是花中最耀眼的,却匍匐在公园行人道的路肩上,偷偷地绽放。秋风不停地吹来,摇曳着天竺葵的身躯,给秋日的落寞增添了些许的欢乐。还有一种叫八宝的花,大部分已经硕果累累,偶尔还能见到几株开放着粉红色的花。白车轴草生长在身姿绰约的塔松下,蓬蓬勃勃,染绿了塔松下的土地。圆圆的叶子非常呆萌,如同一只只美丽的大眼睛。白车轴草非常小,堪比苔米花,羞羞答答地藏匿在草木深处。随着一粒松塔的跌落,一只小松鼠从塔松上跳了下来,把松塔抱在怀中,警惕地看了我两眼,就忙不迭地跳上了塔松深处,再也不见了踪影……

东河公园内的槭树体格较大,大都能占据一片天地。秋风吹来,红色的槭树叶纷纷扬扬地落下,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红色的毯子。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树种,称之为鸡爪槭。和变种的枫叶比起来,这种鸡爪槭的叶子非常小,呈五角形。拿着长长的叶柄,犹如拿着一只漂亮的花色五角星。槭树叶落到地上,层层叠叠,犬牙交错,就有了很好的弹性,践踏上去感觉非常松软。槭树下的百日菊开放着红色的花,却被槭树叶无情地覆盖了。不过,和百日菊的红比起来,槭树叶的红显得老成持重,红得凝重,既有沧桑的历史质感,又有着鲜活的生命张力。站在槭树下仰望蓝天,槭树的红与天的蓝相互映衬,构成了一幅质地鲜活图画。其空旷之美,让人顿生翩翩欲飞的向往。

槭树下的菊花还没有绽放。昨夜的一场秋雨给万物带来了生机勃勃,菊花的花蕾昂起了头。细看时,露出了蕾中隐约的红。正是菊花不老,生命待发。明代诗人李襄在《菊潭二首》写道,“山树槭城山菊老,谷中人寿今多少。”按照正常的思维,槭树红叶,菊花绽放,预示着万物凋零的秋天到来,诗人怎么会发出“谷中人寿今多少”的感慨呢?眼前的一切让我明白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:槭树红叶的时刻,萧瑟并不是唯一的场景,还有很多的希望在悄悄地萌发。

槭树代表了岚县生机勃勃的风情,确实让人留恋,夫人却不让我拍照留念。她说这么美好的景象应该留在记忆里,留在心中,不应该仅仅留在照片里。也只有这样,多少年后,才能回味出更多的美丽……

## 向往

## 兴县蔡家崖

□ 郭润生

人称“小延安”说的是山西省吕梁市兴县蔡家崖,此地曾经是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。

知道兴县这个县名是从认识田永多同志开始的。我曾经在太原铁路分局集体经济分处(劳动服务公司)担任副处长(副总经理)时,田永多同志是下属生活段劳动服务公司经理,我们是同一个系统,他比我大15岁,说话风趣幽默,我们同住一个小区,经常见面,也很投缘,一来二去,成了最好的忘年交。我问过老田是哪人,他说是西忻县人,我那时还没听说过这个地方,他说是西忻县就是兴县,高兴的兴,我才知道山西有个兴县。

再往后是知道蔡家崖在兴县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蔡家崖要先于兴县进入我的脑海。因为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缘故,早就知道毛主席《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》这篇文章,并且努力实践毛泽东的新闻思想,并用此指导工作,体会颇深。知道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在蔡家崖,一直很向往这个新闻工作者的圣地,但一直没有成行。2018年6月21日太兴铁路线开行太原到蔡家崖的旅客列车,但那个时候我已退休,没有资格参加首发仪式,更不可能随车采访,成了我心中的一大遗憾。后来心中有几次萌发坐火车去一次蔡家崖的念头,终因各种阴差阳错的原因没能成行,“小延安”的红色情结一直留在心中。

今年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,见到担任吕梁市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高迎新老师。高老师是我在《吕梁风》刊物上发表几篇拙作认识的,我们经常互通信息,已经成为了好朋友。他说今年的年会计划在延安召开,你若有兴趣写毕业论文或者调查报告,

我邀请你参加会议,这是高老师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深情厚爱。后来我写了篇毛主席诗词《沁园春·雪》发表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意义的调研报告,被高老师入选参会作品。

接到参会通知,非常兴奋,因为开会地点定在兴县,由延安改兴县,我想可能是考虑到眼下疫情的影响,而兴县这是我早已仰慕向往的地方。当然,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我也十分向往,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去过好多次,对于我来说,每一次都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和灵魂的洗礼,这次去吕梁去兴县也应该是如此。

9月24日,我从北京西站坐动车赶回太原南站,又在太原南站中转到达吕梁站,自费住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从吕梁宾馆统一乘车到达兴县,入住兴县最好的观澜酒店。初秋时节,沿途高速公路两侧看到的风景很养眼,山川沟壑到处都是绿色,可耕地极少,只要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,都要被勤劳的农民种上庄稼;土地贫瘠,水土流失,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吕梁曾是国家级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原因。进入兴县城,沿河两岸绿树成荫,高高低低的建筑一线排开,10层以上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,很有气势,这与我脑海中想象的兴县完全不一样。听吕梁的同志讲,山那边更繁华,兴县矿藏资源十分丰富,煤、铝、铁等其他稀有矿产资源开发正当其时,宁肯支线、瓦日线的始发站魏家滩站、瓦塘站都在兴县,瓦日线已经开始为山西省继大秦线之后的又一重要运煤通道,运量逐年攀升,资源优势必将转化为经济优势,助力老区发展,随之而来的各类企业相继入驻成立并生产,县域经济方兴未艾,兴县在吕梁市经济总量中排第三位,仅次于孝义和柳林,我心中想,兴县过去了不起,现在

仍然是了不起!

开会期间研讨的话题仍然离不开“晋绥首府、革命老区、红色印记”这些滚烫的词汇,在会上有幸结识了兴县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、四级调研员、县文联原主席、县作协主席、《兴县报》、《新兴县》杂志主编张明提老师,张老师向我介绍了兴县的一些情况,在细雨蒙蒙中还参观了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,我在一幅幅珍贵历史照片前驻足,在一份份泛黄的历史资料前沉思,在一件件年代久远的实物前遐想,尤其是在毛主席与《晋绥日报》编辑人员的谈话遗址前,我仿佛听到伟人那浓重的湘音里发出的早已成竹在胸的办报理念,在我看来,毛主席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杰出的军事家、卓越的诗人,而且还是一位观点独到、思想深刻、极富人民情怀的新闻家、宣传家!他老人家一生曾经写下很多新闻名篇,被后人称为新闻经典学习传承。

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,兴县人民、吕梁人民前赴后继、不怕牺牲,艰苦奋斗,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,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留下了一串串光辉的足迹,这将是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,必将激励老区人民不懈奋斗,阔步走向富裕新生活。

兴县蔡家崖,永远是我心中的精神高地!不屈不挠的英雄人民,洒满英烈鲜血的红色土地,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的丰功伟绩,用血与火铸就的吕梁精神,所有这一切都将是心中的精神富矿,永远令人敬仰,永远令人向往,永远令人难忘!若有机会,我还会再来,在这里汲取无尽的灵感和营养,丰富愉悦我不想老去的精神世界。